



程氏考古編序

考古編者宋程大昌所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而作也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諡文簡事載宋史本傳大昌深于經術學問湛深于諸經皆有論說于易學尤精所著有易原一書苦思力索四年而成其學力可知矣此書于各經皆反覆推闡務明大義如論刑官之象魏張掖之鮮水以及荀子子弓之非駢臂後漢章懷太子之注段熲皆確有典据非泛爲披拾與鄭樵輩之橫議相去不知幾

程氏考古編序

考古編者宋程大昌所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而作也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諡文簡事載宋史本傳大昌深于經術學問湛深于諸經皆有論說于易學尤精所著有易原一書苦思力索四年而成其學力可知矣此書于各經皆反覆推闡務明大義如論刑官之象魏張掖之鮮水以及荀子子弓之非駢臂後漢章懷太子之注段熲皆確有典据非泛爲披拾與鄭樵輩之橫議相去不知幾



何其于洪邁之容齋隨筆固不相亞也大昌所著尙有演繁露十六卷續六卷已有刊本惟是本互相傳寫故先校行云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程氏考古編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雨村 校定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于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其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然非天子偶于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

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有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亂樂則直以徒詩者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

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  
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  
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  
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日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箛南籥者詩而推之南  
籥二南之籥也箛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  
親見古樂考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  
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授受  
於是勅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

南樂遂包繞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  
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  
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  
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  
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諸儒旣不敢主二南  
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  
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鈞命決之書敘  
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  
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  
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

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誤謬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于箭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也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樂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

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其言其音大抵皆八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于商十二詩其存者主皆配身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也得齒于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于師摯雅頌得所之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旣曰作則翕純皦釋有器有聲非但歌詠

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邨至爾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也旣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初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

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音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旣出而勑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贊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曰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四者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進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于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



加于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有與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砮砮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雅宜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又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頰首歸尊稱之曰王不可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夫子問黍離于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五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所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是於信四時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若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而至于詩之名目獨饒饒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絜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之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原則左氏荀况氏旣云爾矣曰風有采繁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說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繁采蘋爲風援引頌文

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守古藏本真也豈可槩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于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旣非參賜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授之其家而成性存誠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巴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繆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

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  
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  
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  
猶忽志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  
傳授乎

程氏考古編卷一

程氏考古編卷二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詩論六

漢人贅曰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  
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  
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  
者荀况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  
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  
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  
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早出然終西

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武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翔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是者若此其盛云云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 詩而無他

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于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置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衛名大同音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使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子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

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愚而臆出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歛逸詩有豳雅幽頌而無豳風則人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

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之有風者而特並泐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于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似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豎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叅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

刪刻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  
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况左氏漢儒以爲定則  
正恐舍形狗影失本大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于入樂矣然予  
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  
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  
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類其篇茗名如九夏  
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  
如籥章所歛槩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

者也夫旣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爲詩矣設  
如所云卽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  
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  
氣所祭相入至鳴鶉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  
事旣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  
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  
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不  
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  
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其旣不正豈不爲夫子之  
所利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

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于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于四始獨遺國風于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幽詩以爲幽風而曰此詩卽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幽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于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不敢必謂知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爲景公君臣相說之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之詩則失招同于韶且又在齊其可以指以爲虛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中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叅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執手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于淫雖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于無檢也今

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窵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隱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于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



蕩上帝了無附著于召旻又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關無臣之意乎凡此  
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  
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  
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  
姑歛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  
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上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  
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貢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者謂子夏者不

知序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  
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  
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及而補著之歟  
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燭之傳衛宏曰九江  
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于今傳于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致著傳授明審  
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也然而以子夏而  
較衛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而以子夏  
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燭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  
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

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  
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  
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  
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  
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存也元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  
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  
漢蓋親是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  
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  
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  
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序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

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與白分  
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于謝曼卿曼卿之學出于毛公故凡宏序  
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俱在可覆視也  
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  
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詩  
後也鄭氏之于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  
則否知純爲鄭語不礙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  
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

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繫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燔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

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旣成欲其便于討求遂釐別諸序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

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異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有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免試于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畧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

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言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尙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尙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風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置在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于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

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  
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  
比雅頌既皆長添國王于每卷之上矣以查語而較  
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  
例則自為差戾矚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  
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  
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遺今毛  
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至毛詩  
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  
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

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商頌魯頌  
固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  
又自一類其大小二雅不繫國土者何志調又自一類  
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正毛傳以正毛失  
而喜古則未泯者此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  
本自著之于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  
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程氏考古編卷二

程氏考古編卷三

宋程大昌撰

綿州

李調元兩村

核定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二

今定毛詩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詒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詒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邶以下至豳視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詒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去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

能盡受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  
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詒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詒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詒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已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泊雅故此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

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識緯之書知樂緯詩緯尙書璿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



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于夫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旣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尙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元皆篤嗜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晉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

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于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民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

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寧舍國號以從之無背少易夫其不識真如此所以足為稽據也及其哀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國共地繫之卒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

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邠周人因后稷先於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邠大夫其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夔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而唐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

有事于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  
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尙以中  
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  
王季離諸篇旣從詩而非樂不可以叅之南雅頌故  
以詩合詩雜置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  
必更加別異知于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  
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  
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其言之若  
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  
蔽日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此彼俱無疑礙故知其  
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  
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  
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樂  
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莫其列是所謂信以傳  
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公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  
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  
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  
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旣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

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  
 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為伯召公安  
 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  
 為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  
 督蒞也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  
 公國燕之後于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  
 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盡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  
 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也則  
 宏之即周召分地而莫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  
 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  
 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  
 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  
 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  
 狹而不暢耶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或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  
 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  
 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又豈不得  
 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  
 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傲諷其曰作猶始作翁

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  
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棠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  
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閔管蔡之失  
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  
一詩以待之耶左詩所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  
討除之其於國闕墻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于是  
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  
王其于棠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  
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  
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

重複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  
其以棠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邠詩嘗并邠雅  
邠頌而比竹以籲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  
億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  
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  
頌也廼其在古必有的然而不可泊亂者所謂雅頌  
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  
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

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訛怨親出其時而可  
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  
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片言政乖民  
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養而朝廷不  
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  
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  
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固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  
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  
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  
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

頌雖雅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  
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故曰詩  
序今與經文並置于學官如是說行獨祭何曰不相  
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  
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  
不以甚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  
不刪則序之發明于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  
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借古經刻  
宣學官則於詩序乎何疑

三正之別寅丑子異正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  
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  
意更改者如秦劫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  
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  
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勦相農事其時  
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  
歷以紀記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  
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歷而首寅月則斗建寅  
卯水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  
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歷

及西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  
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  
矣其傳故無幾然猶有可考者莫尚于詩書詩書斷  
自唐虞以下爲世凡五其朔建丑子者惟商周三代  
自唐迄夏卽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歷  
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  
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大半豈得  
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氏大數子神曰豈不全與天背時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

若始丑則蕤賓不爲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歷數之歸已則自不容不改矣而于朔易嗣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耶則夏人固已先已爲之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爲協於是叅酌三正兩占而並用焉旣叛自紀子以爲正月旋復標寅以爲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歷象所著自有叅考夏

時之制默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考先秦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什月其爲變爲酉當究所宿而後因革之由是始可考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倪寬之論漢歷曰推傳序文則令夏時也太初歷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益然其氣令悉本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甚改用夏時



未見所始耳

禮記考古編卷三

秦既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初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垂盡顧取以爲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正月既可易之以爲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爲不可建之以爲中冬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已也然則周人兼正月正歲而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月月數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中春季春

中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釁龜筮人相筮特變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爲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藉人事以信其歷雖用辰戌可也刊焉剝焉如水火而化焉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歷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五圭表景以迎日推筭筮圓邱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

舉而會其令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冰杜子春以為憂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歷亦有十二月今凌人也越六官正月常列而冠以正歲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程氏考古編卷三

程氏考古編卷四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核定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致事以會天位驟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以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頌之于官府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異而兼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時不明夏周固有明制不可推也爾雅敘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

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具如璞語非臆說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替則是周人所為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惟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禹在唐虞間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秦誓伐商自稱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

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獄之朝狩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巨乎十二次者言之也石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歲循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叅合無悞故曰以會天位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今

先後可以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異文者若  
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  
歲等之爲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計必各有需時待  
挾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  
盡聞其詳也

###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  
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  
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顏師古曰未正歷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日

正月是也前世歷家如邊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  
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歷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  
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于二晦朔者  
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  
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之  
朔以鳴雞爲候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  
決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  
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舊服色皆著於史而正朔改  
否輒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爲寅矣魏文之在黃初  
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黃龍見山莊縣有

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  
爲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  
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雖於歷志亦不紀  
序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  
夏正得天亟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  
爲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日爲後十二月蓋至  
此而歲復首寅也

寅日正朔六事深大故寅而嫌以夫丑年三氣應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歷春夏秋冬孟仲  
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初迎氣杓祠蒸嘗巡狩

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  
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卽周之  
正歲也其謂景初歷乃明帝自制之歷也丑爲正月  
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憂時者明帝雖欲強正  
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周正歲爲斷而其  
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爲難用而復建以  
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爲臣又多博雅今其改  
歷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  
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歷家自三其  
術者曰歷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

遠而開闢其天行歷筭皆可復其疎密爲說甚美而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其見失實矣至有不待考歷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同用闕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爲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矣周之代夏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闕古亥于其改建之間法當虛月不以入歷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歷亦當盡十一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歷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之它月歷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持既數歲年而謬張其算曰吾之歷却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苟况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葑對履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王無文五帝畫象三

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  
下罪雜履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  
犯墨者蒙中犯劓者以楮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  
鬢象而畫之犯宮者屏扶末反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  
此數說者雖不能會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  
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  
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而未  
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  
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  
於刀鋸斧鉞也苟况既知其不然而不能別援古  
典以當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為治即則人  
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  
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  
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  
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  
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也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  
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會集  
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刑椽黥苗氏固已有  
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耳  
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

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闕  
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  
論決也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流鞭撲撻明  
謂象刑止于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  
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撲撻焉是何其不  
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 象刑二

孔安國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爲法  
於義旣迂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之以爲  
疑至荀况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直

詆以爲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於治古起于亂今  
也象刑虞書嘗兩出又親紀舜語若舍之不據則堯  
舜不足祖典謨不足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  
當參其類而求之類旣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  
其彼此相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旣謂象則必  
有刑可繪有狀可示也旣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爲象  
者其必於刑象焉求之豈容泛言也歷象日月星辰  
雖書其軌度於歷然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晷  
以致之於書故夏誅羲和謂其昏迷于天象也觀象  
作服則誠以日月山龍加采色而繪之於衣後世宗



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最下者亦以象服爲名則象刑  
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  
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  
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言忠恕寒日民星只  
有象刑三刑四云出刑其刑餘四云限以刑爲  
周之闕名象魏魏者取其巍巍然也象者實有六典  
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可寇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此其爲制  
正本有虞也旣名爲象且又可垂可歛則不止巍然  
徒闕而已其觀之上必有具焉則畫刑爲象者其是

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實一  
也六官皆有職六職皆有具治教政禮刑工隨其事  
物有圖寫之其繪事屬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  
是爲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  
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大踰公宮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夫指象魏之象以爲  
舊章而可藏焉則凡周禮在魯者尙皆有象也管仲  
對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紀式  
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章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  
也夫象設於魏而遺魏可以自見是象不附魏自得

名象魏而無象則觀闕耳象可以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循象而為職守是殆一制也况仲之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則象刑之為畫象又何疑哉聖人之設刑也蓋期人之不犯而其肯以不犯者非有畏焉則有耻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世之知義者固遂有耻且格不待致警矣上之不入於德禮而下之未至於無顧藉則墨劓剕官大辟之用刀鋸斧鉞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觀具生警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是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不愚其民忠厚之至者也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慝為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飾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窮民而讀者書五禁於門閭者論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設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樸作教刑金作贖刑象流鞭樸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

獨出五刑之刑外亦皆加輕焉故惟象之所繪是其  
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爲言與典三禮之典同舜  
之致戒蓋曰循象以掌常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  
有位樸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眚災而應赦帖終  
而不改則皆隨其麗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刑於此  
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也然至于制中弼教帝以  
其功歸之皐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流鞭樸贖皆  
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  
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  
其刑似舉影明刑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

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入畏  
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  
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范金肖物著  
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莽者知畏而預爲之辟也此  
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  
不犯者名其刑而使見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椎  
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應之以  
不畏則其假設者爲實用也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  
其後成王之刑以義斷制則自名其刑義刑穆王之  
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賓其

實而已矣。明聖人本其歸而命之曰：「惟既亦不無所本，其象刑五刑以懲。」謂異衣冠之爲象刑，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司寇凡萬民之有非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既有五典五刑以明正糾詰矣，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耻之者，又有赭冠飾而書版以辱者，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異行懲艾矣。而又古者典刑希簡，傳政不詳，載國之時刑辟滋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况固已聞之。至漢而傳益訛，諸儒遂和附其說以爲誠。然鄭元之於司圜，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墨，儼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懲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不過刑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闕秦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卽五服而三，其就其所爲制淺

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于咸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于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舞于特致其至而非其所從致也苟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后恤功以期多賴伯夷降典以折未然民曰遷善遠罪旣與刑忘矣而猶時有不肅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爲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程氏考古編卷四

程氏考古編卷四

七

程氏考古編卷五

宋程大昌撰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校定

三宅三俊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流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其所為三宅也正有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為三俊也然立政所書顯為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謹罰終竟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耳三代本未有序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彛序亦非立政任

八本指也王氏必謂孔子外立三居以泊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爲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爲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爲三俊此於經支無忤矣朕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爲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爲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始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掌可以程名豈容虛並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卽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剏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旣居此位旣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卽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

和上考已錄卷五  
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命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爲  
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  
命名以爲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爲官稱則隨其職業  
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並附三宅而名之  
三俊也

三宅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總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  
平處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爲要切故舉天下之大  
而能擇人以處三職則于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舉  
要致詳之意而商周承之以爲治本者也湯之興也  
用是人居是職則誠安其位而無讒邪傾間之處虞  
名若人之有若才則誠當其才而無名浮實失之僞  
此非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敬承之故于三宅  
之三俊既能信用而四方萬里遂于夏法乎見德也  
文武之造周也以言乎夏制則知其指而不謬以言  
其時髦則又能灼見其蘊而無失故周之治亦遂追  
夏軌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于規  
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爲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  
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  
宅無義民一語也夫顯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



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未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至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 三宅三俊三

自虞夏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益衆其分職任事者不患乏人顧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總之法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成王時尤爲用人會最也二帝三王官稱之著于詩書者已自不同特不知事牧準其在三代各爲何官何名而周公之陳三宅

世更三代名同一軌雖其意向或可想而制不可強言也且庶言庶獄旣分授職則三宅也者其居虞周以在九官六卿之列然而庶謹所寄實將審處幾康且有參總萬幾之象則非法守所能拘囿矣載考之古禹作司空而上兼百揆周公爲師而下任冢宰則此之庶謹又未必非大臣之所兼總也然則此三職者以授任則甚重以擇任則甚要故官制世異而委寄常同理極其當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殆此制之類也雖然桀紂之宅三世未嘗虛位也而其所從宅者非禹湯之所以宅也故周公旣枚數三代當否

以爲之鑒又極舉文王用心以爲之戒其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得夏禹宅人之指而擇其所以宅也言獄謹罔攸兼罔敢知者慮其或有纖毫疑貳則不安所宅也當其致戒則曰旣已俾亂則自一語言勿以致疑及其申告則曰能宅之則必用之能用之則必能細繹之是然後可以責其安位也故宅之爲義如人安宅其宅也轉徙無定固不足以爲宅相攸不審與夫居之不安亦皆不足以爲宅故夏之勅制固已誨德而審所宅商用循之曰厥惟丕式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惟克厥宅

心其式其心率皆準夏以言也此又一書之要占也

舜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楊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雄之若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爲也竟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跡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爲垂拱坐視也卽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爲其斯以爲無爲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爲如此之仁自爲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爲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爲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絕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土石無爲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

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遏則其作爲孰劣於是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其爲土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其爲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爲者不入於揚子則入于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爲至自空以上無措

焉施諸一天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爲京哉關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揆之於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復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政舜皆能之而能不爲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焉稷契臯夷夔孰可尸是就可主彼當其可而授之模不强其所不能爲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爲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太失當况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爲則人并與無爲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爲而致之無爲則孔子之謂恭也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敦信明義紛紛更剏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

禹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

以立義曰孔子稱堯曰大哉堯稱舜曰盡善禹曰無  
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量  
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  
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承  
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作  
兩觀也而捐揣切夫子本語一猶實有等差者何也  
曰此不可從事爲之末而究辨之也若孔子必有爲  
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卻顧其于揖遜實有慙色  
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吊伐救民者不數數然  
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己以素信于天下者曰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慙慙其伐夏而自君  
也今其所立旣以瘞身爲物而爲夷夏之所信戴惟  
恐誅吊之不先此豈私一己而富有天下者所能得  
此乎民哉舉茲以旃而湯之自慙者解矣此事理之  
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慊于  
堯舜而迹則近於私己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  
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旣舉  
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聞耳矣  
而不足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問所起而陰用其所

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爲君者爲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已私也爲其天下皆爲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非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於匹夫矣至於黻冕鬼神凡爲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膚埋不子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孫哉吾無間然之語重復而叮嚀蓋不折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較別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舉見黜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在德元力足以管攝天下凡所施置勢兼畏慕則在動也隨固易易然也夫子終身匹士無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動政教反依其言以行此其間必有無器

而民趨不令而人孚者矣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使所至之國不問何侯不問何事悉虛心有訪焉所謂如有政吾其與聞者盛德所薰非枚數二者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爲生與夏爲育秋之物以堅冬之物以藏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晝爲夜百川井泉噓氣上蒸若將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荖毛甲悉傳滋液如麻粟如珠玑均被霑洽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遏雖隔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阨窮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於彼其豈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論志于人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語者從常以觀僅能相安于無事耳然以一身而付億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敬養而老者自爾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爾信無所拊輯而血氣方剛者自爾歸慕槩其規撫以準古治是爲何所肖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凌虐而能使天下俱不能虐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

至明白不堙伏此其爲效豈人人而思事事而察者之所能哉達則堯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得自制也人或我加自非德力藹著使其人望焉而意已消渠肯但已故曰非爾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二

期不喻而後命命不喻而後說說不喻而後辨此立德者淺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比之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絕相遠也彼其畫刑象示愧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免於期矣而命辨說者三泯于無見也夫子嘗語子貢曰子欲無言蓋期乎此也學如子貢聞若語而猶測以語言之常意其無以關通彼己也則隨獻所疑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胡越遠矣夫子蓋傷世人無復足以喻此者則又從而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知所叩也四時於其當行而自行百物於其應生而自生舍天則無所稟令而天豈臨事旋出此令歟此夫子之所自期而欲屈于



無位者也子貢之學晚而益進蓋嘗因文章之舊聞  
得性天於自悟其見益非往比故其稱述夫子曰夫  
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勅之斯和此卽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爲  
者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以  
貫之之唯無所不說之愚矣魯居天下其比齊楚秦  
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爲司寇而出妻避境餘年儲價  
者皆遁逃歛戢至于墮卻毀費三家雖肆不敢斥其  
逼已則必有不怒不威於斧鉞者矣灌鄆龜陰之田  
向也坐受侵辱至是一兵不陳齊人章章奉板以復  
其德力所致彼大於秦楚齊魏之勢能爾矣乎 少  
須暇之其於不令有孚殆不難矣天其未欲平治天  
下故于堯舜但能袒襲之而已無能有所究達也臨  
河接浙伐木削迹至一身無所容而識者不以叅諸  
孚感之間特曰此亦妄人也而已以堯爲父而有朱  
以舜爲兄而有象以周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起  
于外而起於王宮邦君室則他人何誅焉天之方春  
凝冰之山窮髮之境無不萌敷華實至于木之無根  
者石之無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足  
以徧覆也此有以畀彼無以受則一木之枯一石之

碩豈足以格闕大生之德哉

程氏考古編卷六

宋程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再

校定

中庸第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之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為道日損以上無詔焉夫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德發所見展竭無餘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於近言之中而中庸所書并出真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於夫子也其所指名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天道尚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斬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出率而脩之以爲世教自脩道之教浸而復之至于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絕難其謂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而唯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微言由己而絕故寧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於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爲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況有聖於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爲子思者亦難爲辭矣於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時出一意焉體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資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寤是爲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庸一書莫不皆然

而取證于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造  
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  
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  
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  
猶有待於作爲也至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  
敬信也不以言動人之畏勸不以賞怒君子之至於  
斯也篤恭而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泯  
於不有稽其所宿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  
而於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  
天命之性於此乎復而脩道之教遂如魚兔之筌蹄

矣蓋子思談道其序之可考者如此而能發難言之  
妙於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趙岐之贊孟  
子曰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自謂與  
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從設喻以矜已長也哉惟其  
借世人之共知者以據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  
已明也此又孟子之學源流出於子思者也

### 中庸三

凡中庸援琴瑟神鬼山石河江者則專以取喻也其  
本天地爲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指其實也域中有四大  
天也地也道也正相配對也惚焉仰覆載者固出於道

而模高厚以爲道則者舍天地矣與明也體是道而在上則爲帝爲王而隱約在下雖匹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卽是聖人非止以類證類而已也高明博厚者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證者其於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其論道正及天者功用相當達者信之未達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惟其發凡未幾卽援鳶魚躍飛以爲初入之一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紛無宿殆不究全書本指而剽剝一言一句以鑿出聽目爲耳中庸之書旣以高明博厚者爲道而亦通之乎天地聖人矣凡其高厚

固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厚之間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訾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尚卽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寥廓御名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同音則謂高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徒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於道要一功及尺可則象已及尺寸功在尋丈則證相亦及尋丈進仁義則仁義見進禮樂則禮樂形舉茲以旃天雖蒼蒼而高茫茫

而深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  
此而察也前乎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其  
侈贊其大而不能借物以明大則受斯言者其口唯  
然而心不釋然其於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  
其卽魚鳶以驗高厚也則有準矣飛躍所及分際以  
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  
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於語小莫破之初而天  
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知  
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初  
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庸一書言之自誠明  
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歸之君子以  
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宿之於道  
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矯曰擇曰遵方飾身以  
求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未能  
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二者正其飛躍之地也  
粗有績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故子  
思以若言者而著之於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不究  
其序意謂聖賢之言俄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則相  
與求諸高遠而入之艱深至其甚也倣擬浮屠氏之  
相問答焉大抵設隱行庾務爲不可攻詰而子思之

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憂於此哉其曰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因取伐柯  
近則以喻其解則夫人之相習爲深相欺爲高者在  
其當時容已有之後世何訾焉

中庸四

孟子序善信美以及聖神卽夫子學立知縱之義疏  
階等也學而至于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喜怒哀樂  
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于化矣莊周  
窺見其等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近仁義矣進禮樂  
矣少焉又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

孔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  
足盡道苟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  
無以爲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之證見而上下之察  
明則樂正子之學中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  
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所以從  
兄事親者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  
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與朋  
來而悅人不知而不愠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  
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於學者雖不明言其

等而答問所及尚可考也舍其細而言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賜方以多學而識爲擬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高而賜之等尚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嘆賜也賜而見嘆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爲至以有爲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遊而至於逍遙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拘閔矣其曰遊豈真遊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遊也其遊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踐履間哉夫遊而得至於此則旣從心不踰矩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遊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鷦之騰躍鯤



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諸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蟲笑鵬物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籍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槍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搏扶搖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爲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于是是猶躐善信而致美大超于其爲大人亦旣洪矣然有不能道遙者勢資之翼翼資之風其人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棄行迹御風泠然更爲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

愈况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泠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旣已詳盡然後直挾其奧而爲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藝之辨以遊無窮者彼夫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喻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爲逍遙則其化有復無之指其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

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尚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白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于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木使遇堯舜君出爲陳之其真蕩放無檢如槌提絕滅所云也哉

###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洪傳丞相封侯自洪始史記亦記洪以相得封而不言始洪也案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內侯得爲爵不得爲侯故無食邑嘉之食始安也以嘗從高祖故孝文特加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固是關內侯耳及其拜相廼卽始安故邑真封列侯

是嘉正用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  
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  
侯相至繼蒼而相卽嘉也是前乎嘉者無以未侯而  
相者也嘉之後爲周亞夫衛綰竇嬰由蚡又皆故列  
侯也至陶青劉舍許昌薛澤四人雖無傳可考百官  
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則是嘉始也  
於功臣侯表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戶用丞相  
侯而其傳洪軼遂忘之則司馬遷不言始洪者其當  
時親見之詳也

唐初對御草制

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 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  
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環璫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  
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虛  
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 夜問直宿爲誰知其爲  
中書侍郎常沆卽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入  
而忘其名今爲侯伯沆曰豈張齊耶卽命草詔仍  
令宮人持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  
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意  
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于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  
未歸北門所居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

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垪同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于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靜帝天

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据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始至此始并於廟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用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程氏考古編卷第六

程氏考古編卷七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村

校定

唐試通晝夜

唐人嘗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為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事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

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詩言  
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可畧存唐制也

###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秘方合和御藥爲職今兼受行典  
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太慶殿  
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  
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爲邇英延議二閣講諷之所也  
殿西北卽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傳書籍以此  
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  
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書內侍掌之耶

### 古書傳說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  
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爲是今觀鹽鐵  
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  
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鹽鐵論爲漢  
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謁諫皆不之聽竟  
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間

公議若畧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  
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二特荷光  
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故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  
範六宮毋餒萬姓可立爲皇后夫其委曲自就如此  
是猶有恻心焉韓褚諸人旣犯必死以諫君能用此  
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  
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被留  
侯之定國本也未嘗正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  
人者帝不能致而爲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  
旣以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故帝意所以自回無  
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哉其後武氏得志  
變唐爲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馳檄天下明  
指聚廢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反歎宰  
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自  
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  
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啟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  
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  
了未曉賦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

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惔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逆格白赫易夕擲斥拆暗字其詩用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格也爲鈎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鈎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溥上蚕今爲機上絲得遂騰去頗憶纏

綿時其繼室代答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

和爲次矣

謝氏詩三句原本有脫字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信蓋有說事植德而不能孚者其於暴慢鄙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貴卻者夫君子安能以容色辭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能敬于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戰言克先祭期福豈取辨於臨事之後哉此所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傳會識語

光武以應讖起信之既篤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奉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人宗尚遂以成俗凡事有不與之應者亦皆牽合文致之蔡邕獨斷引河圖曰九世會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于世次廼在十一上不應九下不在十一於是漢人曲爲之說曰兄弟不相爲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爲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爲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于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是爲八世而

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得會也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爲帝乃云兄弟不應相後故誠文黜成哀平而躋元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文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目攻其說則文旣惠正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數如光武之子成帝然則惠先文正當黜矣惠而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以其減之至八則斥成哀平使在世數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則惠文雖以弟繼兄亦槩數之以當世數其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萬云云支京師一歲之用故

自真至泗置倉所七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真州置發運司以總之真雖川廣荆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狀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爲漕事蓋有權水旱制低昂之策存乎其間若不使之設摠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動故旣分道各有漕臣而又摠置發運之司是其置官本意也于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萬擔而發司所儲嘗有二千二百擔別有糴米可以糴一千二百萬擔又在此七倉儲米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供至九月間不待秋苗起催而其年歲計六百萬擔已達中都矣此六百萬已給

給用而見粟猶有六百萬是嗣此以上供更有指準設有水旱災傷蠲租折額亦未至乏之供則又以糴本之千二百萬者轉于他郡糴賤而旣積旣有餘遂可斟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卽糴諸江東西以足浙額却以江東西賤價而責輸於浙浙旣比本土得輸賤價而江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利而交贍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剗置直達綱江船徑達于淮而上泝于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取向來糴本之可支兩歲者徃資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餘

者方以運糧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子六部食會板曹陳巖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怒之後也宜知本末

### 緡錢省陌

憲宗時昭蔡用兵經費屈竭皇甫湜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糶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兵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緡墊八十淮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貫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後至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爲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卽今之官者錢所由始也

### 張平叔請官糶鹽

平叔嘗議官自糶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自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法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

者末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人窮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猶言女之列子蓋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春明退朝錄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內城山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兒或云二帝同秀言元元皇帝降遂置廟於太寧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採石爲元元皇帝聖容又採石爲元聖容侍立於元元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又於像東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由此言之宋次道謂爲武廟者必非元元皇帝廟而立二人者未必非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元元廟張巡起兵睢陽率衆

哭於元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像斲石爲之而  
他處搏土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華清宮溫泉有  
七聖堂當堂塑元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元肅及寶  
太后兩面行列侍立俱冠劍 袞冕洒掃甚嚴仁裕  
以蜀俘歸後唐華清更涉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尚  
如此則昭武廟所塑立侍者未必非高祖太宗像也  
唐以老聃爲祖則雖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爲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真言斥佛教

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  
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知不惑者特志偶

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真爲  
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真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  
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卽位遂發  
歸真罪竄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  
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由最暴酷遷  
不應稱武帝殆褚先生輩語也

皇父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藉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

不叛去否湜之論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飈激浪紆流不滯狀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翔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用一壺酒四脛骨滕公嘗脫孝惠魯元于難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爲要故特祭之不知祭於外塾其制度何出

###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正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四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 六奇秘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秘計以得免難應邵曰平畫美女以給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

程氏考古編卷七  
與之關說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  
然耳非傳記所說也按匈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  
氏因言漢主有神廼得開圍一角則雖未必紹獻美  
女而解圍之籍閼氏已不容諱其秘而不傳蓋耻之  
也六奇之策如行金間楚僞遊縛信大抵不憚行詐  
徃徃猥而可耻至於賂遺閼氏又特不武故尤欲掩  
秘也然天下後世終可欺歟當時持賂傳言不能以  
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徃來其間豈特四知而已則  
安可盡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陳  
後山詩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喉子耳及後山在  
錢塘仍有句曰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如此如李  
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  
也

程氏考古編卷七

程氏考古編卷第八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華清宮生荔枝

長安口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道荔枝來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  
華清宮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  
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笛曲  
曰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  
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時南海適獻荔  
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



在華清宮游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語私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最不可也

### 子司

禮部之于太常戶部之于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通謂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制則異也六部分三十四司司有郎均之爲郎而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也若吏部則封勳已下皆以子司目之非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郎官則曰爲尚書侍郎之貳其不結本曹入銜者則否是頭司子司之別也

###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繳敕卽塗歸故事也或問予中書舍人封敕何始徧考無之予按舊唐書正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順遂無一言諫諍若惟書敕行文書何須擇人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制旣行有誤則奏而更正之六典李林甫之所領修也以林甫之專君而於改

敕之文不敢變沒者以有太宗詔語也凡此皆舍人  
得封敕本祖也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葉已廢故李  
藩塗敕而吏驚乞故蓋久不振舉故也歐陽文忠志  
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詔封還內侍楊懷敏除  
副都頭制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  
給事中袁高不草盧祀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  
改命舍人草制自兩舍人封還詞頭者相繼然則唐  
制雖許封還而其季末遂無振職者故仁宗發問  
也

### 年四十而見惡焉

自童年進修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爲不惑  
在世人通範則爲強仕蓋學而至此自當強立不反  
矣於斯時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所立止  
此不進矣若猶有善行可以蓋藏其惡未至發見則  
猶有望也

### 凌煙功臣

呂溫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  
敢沒其名用彰天刑蓋集于圖象後方以罪誅當其  
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象而已豈當時  
爲帝有見象之言遂不敢毀撤耶故呂溫得以議行

黜削也盧元卿法書記王廙等帖正觀十三年褚遂良已下列名于後其中一行有吏部尚書公五字無姓名元卿注已下係侯君集初同書犯法後措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措名尚不在位著也

名宮闕忌

唐東都有殿名正觀正字本犯嫌諱今改用正在舍殿北煬帝所造唐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宮室年號名稱苟衰季已嘗有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正觀紀年其治效亞次三代豈亡隨殿名所得而汙以此知禍福無不自己求其在區區小數間也

外國地里書難信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里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為幅圓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案波斯在五竺西則波斯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環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為數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正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

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屆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  
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  
涉他國地里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元奘釋  
子也旣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畧如釋語之誕無  
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讀元奘記書之以見外國地里  
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樂毅論爲右軍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  
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  
也梁言相去絕近旣皆不以爲真則誠僞矣正觀十

三年褚遂良敘禁中右軍書五卷遂以樂論爲第一  
黃庭經次之其別敘援太宗教語爲證曰此論誠真  
蹟也此恐誤也梁經侯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燼于火  
何以此論獨得不毀豈其揚迹猶好而帝獨過賞以  
此其真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而有之以織袋襲  
置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吏迹捕急嫗欲滅迹  
亟投嬰竈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也若武  
干一所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黨薛宗允懼罪  
乃以賂岐王遂歸岐邸不禁棄也二說如此未知孰  
是然元五年哀大王真蹟爲百五十八卷以黃庭經

爲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真本不存明矣  
今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  
遂良武平一皆言正觀中嘗敕馮承索等搨本賜長  
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  
敘錄者凡接縱及卷首卷尾皆印正觀二年以識今  
傳本久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 蘭亭

蘭亭真本傳微之微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  
辯才辯才本正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受敕  
敘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錄在行書第一武平一  
謂正觀搨本是勅溫韞等搨房元齡已下八人及  
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  
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摸諸溫韞所出者耶抑當  
時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

### 黃庭經

晉書謂換鵝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爲黃庭人輒笑之  
按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黃庭遂良仍列  
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以是驗  
之知爲黃庭不疑右軍書其最爲後世貴重者三蘭  
亭樂毅論與黃庭也蘭亭旣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

已亡惟黃庭非太宗所甚愜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  
御府至潼關失守真跡爲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  
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爲第一  
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張懷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  
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

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駢體  
也東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璠鳴兮琳瑯老  
杜曰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  
集古錄得其碑本 然而歐公猶疑之不知公最好古  
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  
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 是以諸侯凡十家故  
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卽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  
耶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蓋爲原廟渭北衣冠  
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  
如原蠶之原既有大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爲義也  
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  
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  
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  
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于  
原廟則豈其爲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于郡  
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元和五年王諤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  
藩權德輿奉密旨曰王諤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以  
爲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縱不作  
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尋亦上疏陳事遂得止崔  
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旣稱  
奉密旨宜卽擬來自得擬狀中陳論固不暇塗詔矣  
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狀書  
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尤爲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制攷之藩之塗詔盡用塗歸故事特其所用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開元凡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門至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宜便卽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書省唐志凡有司奏抄侍中旣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內外史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摠此三者觀之唐世不許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顧立法許塗官階勳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藩所塗歸乃論相密旨故權德輿失色謂應別奏不應塗也本傳又在藩先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吏驚請聯他紙亦是墨塗敕狀久無舉行者而藩驟爲之故吏以爲驚也當憲宗之欲用王諤也其時容諫之意未替藩故爲激切以回帝意且恐旣降密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誠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別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得擬狀更以狀敷陳不知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爲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  
大駕八十一乘卽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  
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中則謂侍從  
爲法從似未當

### 魏證寢

封氏見聞錄魏證正寢輟太宗小殿爲之開元中焚  
於火子孫興三日朝士皆弔然白樂天請出內帑錢  
贖還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爲不可不自朝  
廷與贖卽似是正觀初所賜尚在封氏顧云開元時  
已燼于火兩說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 冠者五六人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姑以意言之  
非決定語也啓顏錄載北齊石 甯取二語者雜組  
其數以傳會七十二子用爲優戲初時見之止付一  
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說正  
以五六冠者爲三十八六七童子爲四十二人則石  
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爲實事此其轉誤與小孤嫁彭  
浪亦何異也丁亥十月十九日夜觀漢舊儀書

### 天地在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

戶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戶以  
受西景舊唐書天竺傳則日之所晷中於中土而已可知古  
人土圭量地之法而古地理近遠則雖在五三侯服  
之內亦有差別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畧如棋枰皆方直不  
頗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  
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  
往往棄葭不守獨澹臺濂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  
日凡所趨操必有截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  
不見邑宰亦其類也子游舉此以答聖人得土之問  
正亦舉末明本豈可指此謂為末節而不足見人也  
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  
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程氏考古編卷八

程氏考古編卷八

七

程氏考古編卷第九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甫 校定

周太祖葬劍甲袞冕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劍甲各一於河  
中大名墓袞冕各一于河東瀘州以爲不知其旨予  
讀世宗實錄具載太祖遺語蓋嘗曰按行爽塏深坎  
於下各封土爲陵量立城闕旣曰各封則不止一處  
意在設疑以罔盜耳盜見其封土立闕則必穿發若  
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更覬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  
也以是知史又不厭于詳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人

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生以德葬以儉初獨得免久亦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盜意其富有天下必有可欲焉者史載溫韞槩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然者嘗記唐人有一書備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車卽載致十里外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沙壅之此防盜者之巧思也土受潤則相著穴之爲數尺隧道可徑入矣沙礫散燥不相粘著非盡徙而他之雖欲取徑闕隧無由而可凡盜之至于發陵者類皆乘亂承間暫至亟去無能持久徐運以虛其積者也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見其不竟也遂從而神之以爲有風雨驅迫其實不然也然設此巧者誰乎錮錮漆絮費而不工矣

###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官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 念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徐錯曰說文無恕字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

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聖賢本指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間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於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之景龍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臥而復起吐蕃大驚卽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爲起居舍人奉詔修六典張燕以安徐堅後繼張燕興李右相開元二

十六年奏草上遂發詔下有司百僚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卽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卽是陽城嘗授六典爲奏得罷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卽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于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爲未嘗頒用殆有激

而云耳

伏生口訛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尙書云惟刑之謚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謚相近遂作謚也

北景

劉昫舊唐志景州北景縣名屬日南郡晉將灌窆政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昫去北景後漢書皆爲北景說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說迂從其曰景之自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爲明徑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爲北景固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凡藏院之內禁人燃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矣

食其

漢相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索隱項羽紀

戚夫人生里

水經汚水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蠲復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紀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爲戚姬門也據此卽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猶有題表則非生於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表異之義漢傳外戚曰高祖爲漢王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闕四字以高帝卽位之九年立爲趙

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太子蓋高帝之起爲沛公者三十爲漢王者四年至卽帝位後在位十二年欲立如意爲太子通爲漢王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爲少恐是爲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 郝靈荃

開元間得然啜首者唐史爲郝靈荃白樂天新豐折臂翁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藩官耶

###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列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

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彙章論蔡確韓縝確既出別次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后章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論右僕射劉摯摯已待罪暨宣押對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王鞏事外又言臣宰籠章御名邢恕此即因宣諭乃同音知所言之事元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願以劾臣章示卞使卞自為去就後凡六章徽宗諭輔臣曰臺諫劾卞已十餘章當令卞知自為去就衆方自遣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

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外制不過六員熙寧九年闕一員神宗不欲獨試李大臨命蘇頲同試遂溢數乃特恩也

虬鬚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為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入靖史不言所以蓋諱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似太宗小說亦辯人言太宗虬鬚鬚可以掛角弓是



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

### 進馬匹二十千

今退馬每匹八緡錢二十當價案文潞公熙寧五年諸監牧計馬價匹爲緡錢十五卽令一馬二十千又是後來價踴時所定矣一馬之直僅十有五緡而前輩負進爲臺符之所督取者甚多不知何以富韓公薨背文潞公更爲其家作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 書後謹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于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但于空紙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物氣分數諸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旣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苟用其說輒皆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

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通則爲圓機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卽其躔度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歷立矣

### 土風

后稷以播種啟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禮樂在焉夫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德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 裏行

唐太宗愛張昌齡翠微頌命于通事舍人裏供奉亦馬周御史裏行之義也是時周爲裏行久矣

通鑑一百八十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案此卽得命令狗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棲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儒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棲楚出金吾伏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棲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白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爲有進止如王堂底所載凡

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貶斥李平廖立亮死二人皆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而吾有見焉傳咸有言曰受堯之誅不能不稱堯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謹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聽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爲伴食司馬光曰古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于懷謹有取也鄭槩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以先于陳實爲媿

意亦何異顧槩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即耽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嫌者不惟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訾短他人者皆是也劉蕡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郃能曰劉蕡不第我輩厚顏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郃之謂矣

程氏考古編卷九

程氏考古編卷第十

宋 程大昌 撰

綿州

李調元

兩村

校定

祿薄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劉崇儼位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奉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賈指之言元狩六年貫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築朔方定兩粵通巴蜀戶口減半無財給用既已算及商車安得貫朽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唐志正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十一耳論古事者若以爲其時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爲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馯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馯臂傳易之外是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馯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著其爲師也馯音寒楊倞注荀子元和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人者錄奏焚獻攢官相傳承平時故事不知起何時案歸田錄焚御史卷十以上於貞宗影殿豈卽其始耶然古亦有本周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于天府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皆

于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爲治職簿書之  
要也夫簿書之要尙卽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其宜  
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  
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然則尙矣書曰用  
命賞于祖賚之詩曰大封於廟也蘓秦說燕王曰臣  
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于庭夫封拜  
賞皆卽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藏實其  
間時賢中一事耳

秦已前已曾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瑯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刻金石以自爲紀奉皇帝一海內以爲郡縣  
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夫秦旣引古帝紀  
刻金石者以爲其時刻石本祖秦以前不尚銘功鐘  
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故古字  
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  
同理固然也

歐公易亡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  
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繇辭也古嘗有之爲後  
人所削如元者善之長前乎孔子之文言矣此說于

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駘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爲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 平陽公主

衛青傳青旣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尙平陽公主然則青尙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爲大率如此

### 對揚

唐人以得見進對爲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抑之多不能對揚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爲語其實非也傳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荅揚之于外成王謂君陳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者可以名爲對揚今劉洎所云者對耳非揚也然其誤韋約軌責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其誤之起已自後周矣

###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嚴安上書武帝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爨畧歲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鄭  
元璠往諭之璠說頡利曰今掠虜所得皆入國人于  
可汗何有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  
庫孰與棄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  
兵還蓋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驚  
悍也富韓公慶歷利議世傳授此意爲說虜遂就和  
然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予  
嘗辨之

### 便道之官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爲太子太傅望之所在新舊  
官俱在朝著而曰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舊儀載御  
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  
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據此卽是入見延登  
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爲太子太傅  
許不入謝徑往受任故曰便道也便道云者猶曰卽  
行不得入見也

###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惡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  
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事殊不便然世人習見



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以春夏斬人都市百姓  
震懼則以驟見而駭非莽罪也今且勿問其事出于  
何人軍師所向呼吸成敗興逗撓得待秋冬而  
誅乎以此知天下事駭衆者難以強也

貴粟

漢文景勸農之詔曰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時平歲豐未知此語深切重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  
陽城中絹一疋直粟三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讀史  
至此始知文景生爲帝子而自知民生要物真賢聖  
也唐史載正觀四年斗米二四錢故行千里者不齎

糧明皇天寶二載海內斗米率爲錢十二青齊間斗  
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勞行人此孟子所謂菽  
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也漢武隋煬輕農重邊  
竭國力招致胡虜圖爲美饗而道設酒肉以示奢足  
當時已爲夷類所笑安得以正觀開元貢富盛者示  
之乎

官俸有儉錢

今外官給俸驛券其色目有儉錢人有衙官本唐制  
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閑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  
供役使已乃救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

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閣度繼俸食雜用以月給之  
總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閣口直等顧錢正供百官  
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  
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然牧野之戰血流漂  
鹵豈盡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  
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攻也至于知悔來歸  
則在所不殺故曰不逐克奔也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賢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  
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  
歆七畧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卜卒會病  
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德通於王室非也本文爲  
徹侯徹之爲言槩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爲侯  
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爲通則安得通于王室之  
義漢又有關內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內爲其不給食

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入五等侯籍始通稱爲侯也其後改爲列侯卽是以其列於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筵雖當講者亦坐仁宗富于春秋乃立侍便於指示遂爲故事 名氏家塾廣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段紀明傳追東羗至令鮮水上李賢注令鮮水名今在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羗谷水此說非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陁以西橋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東羗乃在上郡

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爲漢書所更

史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爲也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瀆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酈曰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旣改

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爲後人誤以  
酈注加之本云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爲長樂乃酈所  
注則不得謂爲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主章帝惡其聲與災近改爲考城  
今按靳歙縣傳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時已爲  
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穆公以人從死

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  
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

從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殉乎詩曰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殉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  
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  
自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旣以願殉爲義固亦不立  
法禁故獻公旣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絕之

以絹準贓

古者金作贖刑或百鍰五十鍰皆差其坐罪輕重聽  
贖至漢世又以金價計贓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  
暴章者是也自唐至今計贓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  
叡等爲武成定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典至

唐世定令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贓則遂用絹價其制以犯罪之處中絹為佑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為五百五十則用絹續罪雖始于北齊而用絹直計贓則始於唐也穆王訓夏贖刑以鍰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為一鍰也漢言蜀罰金幾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為一

崔琳為三司使議者思民稅多吏目得為姦故除其名合以為一公以謂今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更增之議者不能奪

歐文琳碑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少艾者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好之女也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為好之女或曰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為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注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于注曰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義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懲艾言者

懲絕之也詩曰時乃錢鋪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  
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慕之時至  
至有妻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于親之時不止於  
艾而已也此之爲艾亦衰減之意也

考古編卷第十畢

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規範悉備不幸  
火于秦傳註于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  
夫臯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  
經枝詞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無所  
考證至于今千有餘歲然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  
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  
焉探聖賢之心于千載之下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  
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精微之蘊深功極  
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學  
者于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綿州李調元識

百千世對哉廷和之即思聖年交縣以奉爾衣  
 一更昔昔辭辭離離之湖未及于  
 中雖不意爾之賢而此關姐離離辭離之辭  
 意將望爾之必于千世之千世之千世之百  
 谷箭尖在代每望辭辭五舉而離文離公其  
 各箭至千今千百繪流幾公本屆然雙不  
 辭林歸莫莫也中末林會不前  
 夫畢益時翰臥各譽如文離離離法  
 火于秦樹指千美而美  
 火于秦樹指千美而美





